

佳作欣赏

阅读养气

□杨译文

从青年到中年的几十年间，除亲朋好友之外，接触和交往过的人也不算少了，但能让人长久记住的，大都是那些知书达理的气质优雅者。这让我坚信读书界常说的一句话：阅读养气。

“养气”之“气”，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作风习气。养气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立德修身的过程。“养气”当然贵在于“养”，而“养”的根本途径就是“学习”。唯有学习，才会让我们不

断地“懂得”。

吃饭的四种境界

□程乃珊

民以食为天。人生许多美好时光，都与饭桌有关。光吃饭，就有饭局、聚餐、留饭和蹭饭，四种形式，四个境界。饭局有如牌局、棋局，反正是一种比较吃力的吃饭；除强调正装出席之外，一应言行举止都要如下棋、出牌样，不可任意。但人生充满矛盾，天天有饭局，烦恼不已，如若从来没有饭局，人前人后似有点失落，矮人一截，同一饭局请他不请你，免不了有点酸酸的……聚餐，又可称聚会，那要宽松多了，是三五知己好友自发的聚，聚餐有各种形式，有“蜻蜓吃尾巴”，即各吃各的，西方称AA制，但更多为轮流做东，虽没有硬性规定，但大家都会自觉轮流买单，虽说老友不用计较，然为珍惜这个圈子，每个人都有心维护它；

一旦发现有新开的好餐厅，就呼朋唤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众人心领。老友聚餐是最开心，特别对我们写作者，聚餐是阅读人世百态的窗口之一，是创作素材的源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经常聚餐的是一个固定圈子，外边人若想进来，难上加难；道不同，志不合嘛，勉强挤进来，就成饭局而不叫聚餐了。由饭局修炼成聚餐叫有缘，由聚餐变形为饭局，那味道就大不一样了。
　　留饭，是更随意更亲密的进餐形式。上海人特别习惯留饭，被留的一定是全家上下都笃熟的老友，突然来访（旧时没手机，熟客大都可随意上门），该兴正浓，不觉已是吃饭时点，意犹未尽，不加碗筷，临时炒只蛋或蒸一碟腊肠，去弄口熟食店切一

（据《今晚报》）

识得百草雅自生

□范方启

只要进入稍微有点规模的的城市，哪怕是那些新兴的县城，都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受。让人眼花缭乱的不是城市怎样繁华，也不是那些奇形怪状的建筑物，而是那些扮美了城市的花草树木。对于建筑，在我看来，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只不过是金钱钱堆筑起来的，兜里无银，什么形状、什么风格也没有。那些花草，有的从未谋面，有的看着眼熟，就是叫不出名儿来。它们的存在，倒是使得原本失身的城市，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活力，有了怦然心动的惊艳。如果没有这些植物，都市该是多么单调乏味啊！

面对那些强烈地刺激着我的感官的植物，我的“好色”虽未表现得垂涎三尺，却也是不加掩饰了。毕竟陌生的面孔太多，它们姓氏甚难，何时长叶开花，具有怎样的秉性，一概不知。我面对它们，就像面对一群陌生的美人，诚惶诚恐，小心翼翼。那时候，最怕有人当面向我问起它们。那样一来，我将和许多人一样的无知。碍于面子，我更不敢向他人请教，那样，等于暴露自己的无知。

一次与一行人人在花园般的街道上走着，一种细小下粗的树木让我看了许久，惊叹它独特的造型的同时，心里却似乎有某种感慨在涌动。久久地发呆，使人有些不解——看什么看得那么人迷呀？我手指着那树，说在看宝塔松。那人笑了，说那不是什么宝塔松，它的学名叫笔柏。笔柏？闻所未闻，不过，仔细端详，倒真像，这样的笔谁握过，曹雪芹？鲁迅？

牡丹盛开的季节，我算是开眼了，红的、白的、黑的都有，精通花卉的朋友向我如数家珍般说出牡丹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品种。说得眉飞色舞，说得让我不

不觉对他肃然起敬，这人简直是深不可测呀，原来知道的竟然是这样的让人始料不及。
　　几年前，去一朋友家做客，小小的庭院摆满了好看的花草，不同的颜色交错在一块，美艳生动无比，他的居室也因这些花卉而变得高贵起来。我说，这些花草一定相当名贵吧？朋友笑了，摇了摇头，他手指一盆色泽鲜艳的花，告诉我那叫太阳花，颜色大状、什么风格也没有。那些花草，有的从未谋面，有的看着眼熟，就是叫不出名儿来。它们的存在，倒是使得原本失身的城市，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活力，有了怦然心动的惊艳。如果没有这些植物，都市该是多么单调乏味啊！

面对那些强烈地刺激着我的感官的植物，我的“好色”虽未表现得垂涎三尺，却也是不加掩饰了。毕竟陌生的面孔太多，它们姓氏甚难，何时长叶开花，具有怎样的秉性，一概不知。我面对它们，就像面对一群陌生的美人，诚惶诚恐，小心翼翼。那时候，最怕有人当面向我问起它们。那样一来，我将和许多人一样的无知。碍于面子，我更不敢向他人请教，那样，等于暴露自己的无知。

一次与一行人人在花园般的街道上走着，一种细小下粗的树木让我看了许久，惊叹它独特的造型的同时，心里却似乎有某种感慨在涌动。久久地发呆，使人有些不解——看什么看得那么人迷呀？我手指着那树，说在看宝塔松。那人笑了，说那不是什么宝塔松，它的学名叫笔柏。笔柏？闻所未闻，不过，仔细端详，倒真的像，这样的笔谁握过，曹雪芹？鲁迅？

牡丹盛开的季节，我算是开眼了，红的、白的、黑的都有，精通花卉的朋友向我如数家珍般说出牡丹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品种。说得眉飞色舞，说得让我不

（据《广州日报》）

雄心的四半

养气

□李少春

每一部经典著作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写作者。他们在著书为文时，无不释放出自己的学养之气。曹丕就曾说过“文以气为主”。由于作者把自己的学养之气注入所写的文字之中，读者阅读时也就有可能吸收写作者的学养之气。因此，无论写作者采取什么方式在其著作中隐退自己，我们都不难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智者的真实存在。只要怀着虔诚开启一部经典，我们的面前就会适时有一个引路

者、交流者乃至对话者。故而一个真正的阅读者，从来都不会寂寞的。只要一个阅读者保持足够的吸收学养之气的能 力，其气色自然也就能始终保持上佳状态，乃至让人感到其心理年龄要小于其生理年龄，未老先衰的不幸之事，在一个阅读者身上是很少发生的。

回望几十年阅读生活，生出诸多感慨。感慨之一是自己竟然能面对谋生艰难而始终保持阅读习惯；感慨之二就是自己竟然放弃太多却始终没放弃阅读生活；感慨之三是自己能通

雄心的一半是耐心

□李少春

闲暇读清朝康熙帝“削三藩”这段历史，细细品味，受益匪浅。“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镇福建。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强。“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清初皇室的一块心病。刚刚亲政的康熙皇帝想一展雄心抱负，下决心对割据云南的吴三桂下手，但稳重的孝庄太皇太后却告诫年轻气盛的康熙，撤藩的时机还不成熟，还要等，正所谓“雄心的一半是耐心”。康熙听从了孝庄太皇太后的劝诫，以坚定的决心和坚韧的耐心，选择好时机下手，最终经过8年平叛战争，取得“削三藩”的胜利。

《易经》中有这样一句卦辞：“潜龙勿用。”其引申的含义是，当自己处于弱小时，须藏锋守拙，隐忍待时，不可轻举妄动。其实，无论做大事还是小事，都要有长久的耐心。一旦陷入急躁

的情绪，往往就会跌入失败的深渊。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当年借覆灭楚霸王项羽的余威去攻击匈奴，认为这样可以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孰料，此时由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却偏要挑战强敌，令自己深陷“白登之围”，最后险些成为阶下囚。第一次把中国人的足迹留在茫茫太空的英雄航天员翟志刚，曾先后落选“神五”和“神六”的载人发射，与飞天梦想失之交臂。然而他却毫不气馁，而是拿出更加刻苦的劲头训练，耐心等待时机到来，终于在42岁那年一飞冲天，成为中国“飞得最高、走得最快”的人。

做到有耐心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一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虽然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也不缺乏“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抱负，但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往往就会失去耐心，变得不冷静。不冷静就会冲动，冲动之后难免会犯错误，使实现雄心的道路变得艰难。再比如，有的“新官”上任伊始，想踢好头三脚，烧好

无所为的下午

□林俊颖

过了午后三点，我们临时起意要去探访大月山水库。

下昼的东谷，吨在自己的臂弯里，转黄的马褂木叶子晃动如同微微的鼾声。笔直高大的乔木阵已经开始拦阻日光。

一切，都是日头的缘故。

十月的晴天清早，水汽雾岚让那寒冷特别鲜脆，饱饱地呼吸着，肺叶充满了洁净感。日照先到东边，即使到了含鄱口，爬上陡直的犁头尖，远景雾白迷蒙，傻瓜相机对此没辙。

日色烧烫着乔木，日影淡薄，树下站一站，不免想起传说中那旁观两翁弈棋入迷，醒来斧头烂了的樵夫。

东谷别墅群里，中一路到中九路，俱是一条条袒腹曝日的上坡石阶野草小路，仿佛荒径，放任日晒着，晒着，蒸

有用与无用

□祝和军

古希腊的思辨传统，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浓厚的超功利特征。关于泰勒斯，有个故事。据说有一次，他边走边思考问题，不慎跌倒在水坑里。一个婢女嘲讽地说：“真可笑，你连身边的事都看不到，却总是想天上的事。”后来，他用实际行动驳斥了那个庸俗的婢女。他夜观天象，知道来年的橄榄将获丰收，便事先租赁了当地全部的榨油坊。果不其然，橄榄丰收了。于是，泰勒斯将榨油坊高价出租，获得了一笔巨大的利润。亚里士多德

对此曾有精彩点评：“哲学家如果想赚钱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他的兴趣并不在这里。”而黑格尔的评语更是毫不客气：“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正是这种为思辨而思辨，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演绎出了西方“智”的传统。当然，古希腊时期也曾经出现过以智慧谋求功利的现象，但却没有成为正统。比如，在古希腊中期，西方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带有明显功利化倾向的思潮——智者运动。这里的智者，专指那些以传授智慧为职业，并在公众事业中有所成就的人。他们虽然是

□陈婷舒

据说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西方父亲节，这两天一直提醒自己，得给爸妈打个电话了。平时通电话就很少，每次打去电话又多是老妈接的。这么一略过下来，竟然有很长日子没听到老爸说话了。
　　老爸如今真是如假包换的老爸，80岁的人了。咱国要论晚婚晚育模范，老爸老妈绝对算得上一对，老爸生我的年纪，在他那个年代，往极端一点说，当爷爷外公不是没可能。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爸爸所占的篇幅其实不多。我出生后的最初那几年，爸爸总也不在家，很偶尔才会突然露一面，然后我又不知道他去了哪儿。爸爸为什么不家？他们说，他属于那个特殊年代的所谓“漏网右派”；后来他们又说，他被办了“学习班”。什么是“学习班”，我不懂。关于爸爸的记忆，印象最深是那次，好像那时我两岁多，好像是我妈带着我去，去爸爸所在地的“学习班”。隔着非常小非常小的小铁窗，他们说着话，我爸不能出来，我们不能进去。那时的我，好像也并不很想到窗户里头的小屋子去见我爸，相反，我着急回去

过阅读一直保持身心平衡；感慨之四是自己能够在别人谈论财富生活时坦然走进书店或躲进书斋；感慨之五就是自己竟然能生活节俭而先后购买并收藏了几千册图书……

古人云：“气者，人之根本也”。这说明“气”对人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既指表现在生理机能上的“气”，也指表现在精神层面上的“气”。这两者并非独立存在相互隔绝，更多的是具有互通互化而相得益彰的神奇关系。

苏轼在其《和董传留别》一诗中，开头两句这样写道：“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其意思就是“虽然衣服粗陋朴素，但学问深厚、知识渊博，气质自然会高雅光彩”。由此我们可以作如此理解：通过阅读养气，气盈身心，自然就会精神饱满，容光焕发。

（据《文汇报》）

三把火。孰料，情况不明，仓促出手就会漏洞百出，进而给以后工作造成被动……以上种种，都应了一句俗语：“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如何能做到遇事有耐心？我想，冷静的心态和坚定的信念是至关重要的。冷静能让你对事物有最理性的认识，它能帮助你在正确的时间里作正确的决定；弱小时，告诫你韬光养晦；强大时，鼓励你乘胜追击。而坚定的信念能将你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一个方向，不会被周围各种各样的干扰和诱惑所分散。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在看不到结局的情况下仍然咬紧牙关，站稳脚跟，不到最后，决不言败。就像《士兵突击》中的主人公许三多，即使天生条件并不优越，甚至有些笨拙，但就是凭着那股永不服输的韧劲和执著，在“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支撑下，默默工作，坚韧执著，最终到达成功的彼岸。

耐心，是一种坚韧，一种积累，更是一种信心和勇气。只要我们能对工作投入热情，对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阻碍抱以耐心，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就能架起一座通往成功的桥梁，实现自己的雄心抱负。

（据《解放军报》）

七成是那沉甸甸的苍茫天空。山路若天梯倒悬，愈走愈心虚，似乎下一个弯路，我们即将掉入太虚幻境。

只有在这里，看不见庐山，不知庐山为何物，游人如我们成了数学的“点”，不占空间，庐山与我们，两两相忘。千古名山，盛名之累，使它盘桓在过度开发、拥挤与“进步”的两难，一处处的景点成了一长串行礼如仪的标准流程，庐山真面目无所躲藏，再也没有秘密，没有迷离恍惚。

折返下山，骤来的阵雨适时停了，云雾吹散，露出一粒咸蛋黄的落日，圆周起毛。毕竟是十月，白日的光亮一厘一厘地毛糙，寒气凛凛地锐利了起来，突然飘来一阵爆葱蒜的香味，令人精神一振。是在这样的时刻隐藏了庐山的奥妙？

我们挑了中九路下坡，雨后空气格外清新，所有的树木比我们的脊椎还挺直，准备迎接冬天。我想，庐山可以引用叶芝的诗：“树叶虽含很多，根抵惟一。青春岁月虚妄的日子里，阳光中我将叶子和花招摇；如今，且让我枯萎成真理。”

（据《光明日报》）

有智慧的人，但却不是爱智慧的人，因为他们传授智慧的目的要培养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获胜的人才，同时向学习者收取学费。对他们来说，智慧仅仅是用来满足功利目的的手段。

即使从学说方面，智者与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也迥然相异。智者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对自然的思辨和对宇宙本原的思考，而是对人生和社会的辩论。他们的精力主要用于口头争辩，而不是著书立说。正因为如此，“智者”几乎成了“诡辩”的代名词，遭到了历代哲学家的鄙视，很快被打入了冷宫。而纯粹的理智思辨却登上了大雅之堂，不仅打造了西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传统，而且直接成为近代科学的滥觞。

（据《光明日报》）

跟一群小伙伴玩，我对窗户里的那个爸爸，没有什么感觉。大人说完话，我们就离开爸爸了。走了好几步路，我回头看，爸爸还站窗户后边老远地看着我们。

那个10岁，爸爸被“落实政策”，全家搬到广州，我的小窗户里的爸爸，成了跟我们天天一起生活的爸爸了。
　　那时，家里有苏小明的歌带，“有个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战士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耀着灯光。前线光荣的大家庭，迎着着青年，到处都是同志，到处是朋友。可是他总也忘不了，那熟悉的街道，那儿有亲爱的姑娘，和可爱的灯光……”录音机里放着苏小明的歌，爸妈如果心情不错，会小声地跟着唱。爸爸是标准的男中音，而妈妈在她很年轻的时候是剧团里唱小生的，爸妈的音色、音高听上去倒也挺协调，“远方可爱的姑娘，寄来珍贵的信。小伙子心里多高兴，变得更坚强。狠狠打击侵略者，战斗更勇敢。为了可爱的祖国，和亲爱的灯光。”

爸妈在家长低声哼唱过的歌，很多我现在已记不得歌名，依稀还有印象的，有《教我如

植物死了叫做“中药”

植物死了叫做“中药”

□风来满袖

有一些植物，活着叫做“风景”，死了叫做“中药”。

虽然我们时时与植物相遇，但我们却往往对它们熟视无睹，能叫出名字的少得可怜，更不用说了解它们的属性了。

当你了解了植物的崇高时，你总能被它们感动。我曾用平凡的童年记忆过一些熟悉的朋友——枸杞、杜仲、何首乌、肿脸草……与它们相处，你会时刻感觉到自己犹如在安详的村庄里漫步。

枸杞是农村最普通不过的植物了，田头、沟边、房前、屋后都是它栖居的场所。叶子是青的，果实是红的。秋天到了，乡亲们便会摘下它们的果实，晒干后泡茶。

杜仲，在身边并不多见。活了二十几年，我只在老中医出身的远房亲戚家的屋后见过三棵。遗憾的是，听说它们后来被上门收药材的药贩子连枝带叶打腾得奄奄一息。

何首乌是一种缺绿了我童年的植物。小时候，村庄里以土屋居多，何首乌的藤儿爬满了每一座土屋的后墙，夏天长

得绿油油的。后来，小伙伴们听说它的根可以卖钱，何首乌的世界便不再安宁——商业给一些植物带来了灭顶之灾！

肿脸草，在我的村庄里比枸杞还常见，它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野生植物。从小打猪草时，常常见到它们争先恐后地占满整个干涸的河床。要是它们的茎被折断，便会冒出一股白色的浆汁。据说这种浆汁抹到脸上，脸就会肿起来，所以乡亲们都管它叫“肿脸草”。

我们一直自以为生活在一个信息化的世界里，其实不然——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了！平时，人与人之间沟通都那么困难，我们对自己身边的植物又能了解多少呢？

从前，我一直梦想自己能成为一只鸟儿，因为翅膀而拥有天空。现在，我只想做一株普通的植物了，在方寸之地迎接四季。

阳光下的安详、夜色里的静谧、微风前的曼舞……植物的每一种状态都是有内涵的。是它们的柔和本分和事张扬，时刻提醒着我——做人要像植物一样。

（据《广州日报》）

牢骚也分档次

□刘诚龙

当年我读《增广贤文》，读得其中有两句，拊掌激赏，句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这两句诗与范仲淹有关，不是范仲淹写的，是范仲淹助产的。其时，范仲淹在杭州为官，当的是一把手，某次提拔干部，红头文件发下来，有人欢喜有人愁，其中有位暗恨者叫苏麟，“范文正钱钺，兵官皆被荐，独巡检苏麟不与。”

这种用人方式，碰到今天的网友，吐唾沫可再造一个西湖。局内人苏麟呢？其时苏麟被范仲淹外派，在外地做巡检，很少在范仲淹眼前晃。提拔干部时，范仲淹将他给忘了，苏麟心情自可推想。苏麟于是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就是近水楼台与向阳花木，满心皆愤慨，首语却诗意盎然，一腔牢骚，以一首诗抒发，也表了情也达了意，尽显读书人功底。据说，范仲淹读了这诗，深感惭愧，赶紧自查自纠，“即荐之”——将苏麟给提拔上来。

批评界曾有一句宣言：对付流氓要以流氓手段。话语甚

是快意，与愤青通了个气，深合发帖者歌曲，很多人正是按此操作的，人间每有不平事，都是割切发论，破嘴撕唇，相骂没好口。只恨话语不猛恶，国骂省骂，村骂街骂，脱掉裤子大骂骂骂。君若有兴趣，往大论坛瞧去，三五几刻，可拾得恶骂几箩筐。若君更有兴趣，将骂语集为集子，分湘方言、粤方言、东北方言等风格各异的八九大方言区骂语，各成一辑，可以出版砖头般厚的巨著，即或是温婉的吴侬软语吧，现在也是硬砸得很了。

快意是相当快意了，话语

不陪他跳，他那几步舞步还跟比赛似的完成得一丝不苟。多年以后我才听亲友说，其实在爸爸更年轻的时候，不光舞跳得好歌唱得棒，乐器他也会玩好几样。可惜，“文革”开始后，再没人见过爸爸玩它们了。而像“文革”后期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我，能见到老爸兴之所至哼哼小曲，这就不错啦。

在唱歌这件事上，除学校里的音乐老师，最早给我表扬的家里人，就是老爸。家里经常放各种歌带，姐姐、哥哥和我自然少不了边学边唱边斗嘴。有一次我们仨又开始“你跑调啦！”“你五音不全！”诸如此类互相抢白着对方，就听爸爸突然很认真地对大家说：别争了，你们几个，妹妹唱得最好！哈哈你别说，打从那天起，我家就没人质疑过爸爸的这个结论。现在我有时往回一想：小学、中学、大学，走哪儿我都一副想唱就唱的傻呵呵做派，“祸根”是不是就是老爸当初的那句肯定？

写这些字的时候，我真切地意识到，确实是有些日子没听到老爸的声音，更有些日子没听到老爸唱歌了。因为他们，我的老爸爸妈，我才知道了那么多美丽的前苏联歌曲；因为那些老歌，我们全家，才能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里努力做着快乐的精神富翁。在网上，我重新找到了苏小明的这首《灯光》，在台台下，边听、边唱。童年时跟着爸爸哼唱前苏联歌曲的那些场景，一个一个地从记忆里走了回来。这一刻很幸福。

（据《中国青年报》）